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七 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六十五 子部

鹽鐵論卷七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刺議第二十六

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頓壞也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闞其謀芻蕘之役咸盡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統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秦王子嬰曰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

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去聲)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咺上聲)者以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音咨）勾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令尹子西曰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音扶）怫（音勃）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今子處宰

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音悦）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羮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衣（去聲）儒衣冠（去聲）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藶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氾論曰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蘼蕪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黄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氏

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去聲)為桀斂者不為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邉之未安故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邉境之冊(通作策)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

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訩訩（音凶）不可勝（音升）聽（訩訩衆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通作策）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亶信也）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隳（音灰）議計利籌冊（通作策）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内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枲裏亂實者也文學裒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道應訓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説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人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不稱去聲舉詔册通作策曰朕嘉宇内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禄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漢書曰劉寛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寛車中認之寛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蹔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吴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繆稱訓曰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爍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吴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鶡音押鴠音旦夜鳴無益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鶡鳴渴鴠也詩云相彼鳱鴠尚或惡之鳴急旦也增韻曰鳱鴠求旦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鴟其鳴即雨為繇可以聚衆鳥一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非有司欲成利

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牽於間音閑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梏音谷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音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去聲不能用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

顔淵不悦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蹶席而起曰趨駕請顔淵顔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有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矣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顔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冠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戴負驥舉之在伯樂音洛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音奴良皆可

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去聲)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音撿)騶(音鄒)御之是猶扼驥鹽車而使責之疾(騶廄御也扼通作軛轅端横木駕馬領者)此賢良文學多不稱(去聲)舉也

國病第二十八

大夫曰嘻諸生闒(音達)茸(音戎)無行(去聲)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

也攝引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潘生曰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叢談曰士横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

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況乎位天下之本朝音潮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

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夫音扶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邉境之費也諸生誾誾音銀

爭去聲鹽鐵亦非為去聲巳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音扶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邉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音鄂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
去聲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利於行去聲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韓非子曰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故愕愕

音鄂者福也諓諓音淺者賊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音潮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音鄂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音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

也蘇氣索貌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公孫鞅曰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音扶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敕有司以農

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疎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

都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都相如傳云車從甚都是也邉氓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嘷故其閭閻呑嗇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

也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之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賢良曰夫音扶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閎夭太顛而已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材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

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酈滕灌之屬謂酇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酈商汝陰侯滕公潁陰侯灌嬰也

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戴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曰伯禹生於石坳水經注云禹生于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曰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軼相過也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厮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音掌京師

才駑（音奴）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閭閻里長（音掌）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酖）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無佚（音逸）遊之觀行即負羸（音縲）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寛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

障音瘴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音升載夏蘭之屬妄搏音博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

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顔異誅矣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歳

所戒切

工音

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音壞案几席緝蹈音牒娉

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音稗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

逐窮巷蹋音達鞠耒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要古腰字斂

古本作臉從容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巨兩切夸文

表無裏紈袴音褲臬音徙裝生不養去聲死厚葬送死殫音丹家

遣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藏去聲貧者稱貸

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

誅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

之行凡奸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伎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音奚乎方言曰蛥蚗齊謂之螇螰蟬之別名

也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音異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夫音扶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_{音汚}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

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禄慕位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無墨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葢

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大夫默然

丞相贊去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坊古防字之泰族訓曰良匠不能斵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斵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窬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

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竽笙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别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傳曰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間音諫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

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去聲)殺不食故繳網不入於澤雜毛不取(王制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今富者遂驅殲(音尖)網罝掩捕麑鷇(音寇)躭(音耽)湎沈猶鋪百川鮮羔𦍩(音兆)䍲(音幾)胎扁皮黄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茈(音疵)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復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音卓)茅茨不剪無斲(音卓)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潁(音影)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

幹增梁井幹復屋熒井刻花置其中也雕文檻修雕文雕文章也鏤堊音㳽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銻音提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音之軿音駢中者微輿短轂

煩尾掌蹄夫(音扶)一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枲(音徙)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音揮)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音曾)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音扶)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采棧(音湛)輿無植及其後木軨(音零)不衣長轂數

幅蒲蔿苙音立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䩭杠中者錯鑣音鹿塗采珥音二靳飛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音庳衳音鍾彤音同撲羝皮傳今富者韗音渾䶕音吾狐白鳧翥音住中者罽音計衣金縷燕䶕音唱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音低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音茅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韉音劇耳銀鑷音聶䩞音列黃金琅勒罽音計繡弁音掩汗

垂珥音二胡鮮中者漆韋紹系采畫音壞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行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黄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音扶一文杯得銅杯十賈通作價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故箕子見象箸

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古者燔黍食稗而熚(音畢)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音如)鼈膾腥麑卵鶉(音純)鷃(音晏)橙枸鮐(音台)鱧(音禮)醢(音海)醯(音希)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音婁)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析酲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

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今閭巷縣伯阡陌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扶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葢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

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音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音移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去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音額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

里有祝古者無杠樠音瞞之寢牀栘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葺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幃幄塗屏錯跗音夫中者錦綈音提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音氈蒻音弱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音吝蘧音瞿蒢音除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獛皮代旃音氈闒音達坐平莞古者不粥絍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

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䐹(音熠)馬朘(音唆)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音簡)捕庯腩胹(音而)羔豆賜鷇(音谷)膹(音憤)鴈羹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浮)擊木拊(音府)石以盡其歡(明堂篇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也)及其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浮去聲)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

板堲音即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之野商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音卓今富者繡墻題湊音腠題湊棺木內向也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音提槖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

明之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孔子謂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其後則有醯音希醢音海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音遥吏素桑楺柔上聲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去聲紈音丸綈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及其後

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隠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去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音浮罳音思顔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劉熈曰罘復也罳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𤍠鴞曰按罘罳从四是形不思是聲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虚之貌葢宫殿簷户之間也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謡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

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辦歌舞俳音排優連笑伎音至戲

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内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

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褘音揮璧端簪珥音二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虚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烏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

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

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去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夫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幨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共（音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

王符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忿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垂衣拱手而已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澹古贍字蠻夷或厭

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芰音技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音其下不借鞔音漫鞮音低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音九裏紃音巡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音快苴音蛆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音戎芰音技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

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音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音朔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音朔幸之郡縣富人以貲音兹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音徹頓釋名曰掣制也制頓之使順已也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

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

質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厥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為成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

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曽不一存始皇黙然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

青雲飄揺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淩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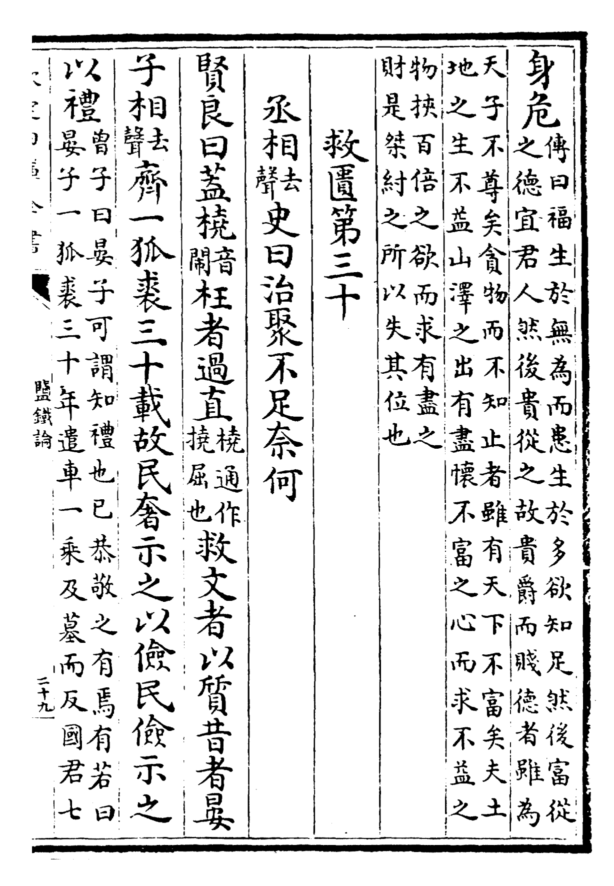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

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黄冶變化堅

求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蓋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欒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其師其方多不售上乃誅五利

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絶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

木之蠧音妒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蠧音妒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蠧音妒也狗馬食人之食五榖之蠧音妒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蠧音妒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蠧音妒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蠧音妒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蠧音妒也諺曰蠧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音翠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



身危傳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扶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鬧枉者過直橈通作撓屈也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内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太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音壁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去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去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

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田蚡也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音扶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音潮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澎音彭侯之等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澎侯隳壞其緒紕音避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廄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

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丘虚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恥為利者滿朝音潮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音徹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音扶)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

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顔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

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葢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說山訓曰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也今欲下鍼音針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音針槖音托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躓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

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昶）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去聲）親剖符賛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善惡在於己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

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音升職任然後爵而禄之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音潮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今吏道壅而不選古作通富者以財賈音古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為郎顏師古曰若今之弄車之技也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聲垂青繩擐音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主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懁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是以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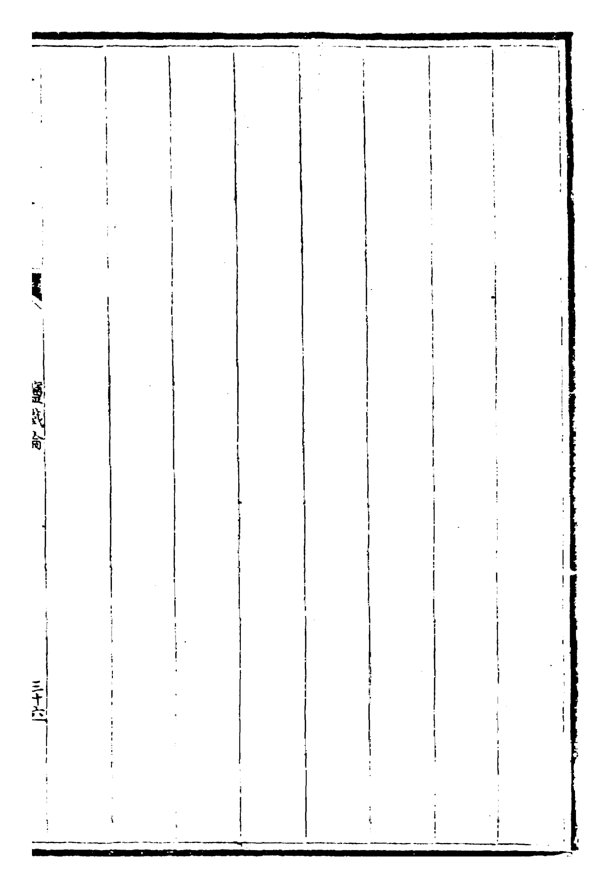
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葢愽亂愈甚古者封賢禄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徳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孰擇也管子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紂之民非生而亂故治亂在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可信不

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為去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音扶傅音輔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相然後任之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泰族訓曰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筋而不可使有聞也喑者可令守圉而不可使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不難也無大小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

故無

棄才



鹽鐵論卷七

鹽鐵論卷八

漢　桓　寛　撰

明　張之象　註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顔師古曰侵漁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也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禄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禄管子曰爵不尊禄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禄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今小吏禄薄郡國繇音遥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澹古贍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制禄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禄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

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䘏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産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爲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爲所濟俗也語曰貨賂音路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音扶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

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主術訓曰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

鄧晳之僞也韓嬰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説周公善聽不言之説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晳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産誅之也許慎曰鄧晳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産誅之故姦止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晳而用其竹刑鄧晳制刑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音扶内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産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房入聲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

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音巡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撿式儀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

春

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音決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

誅鄧晳也指武篇曰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晳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晳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氾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

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晳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音扶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泄治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音汙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

民民之賊也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説音悦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恵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音鋤子器皿不居況鉏音鋤民乎指武篇曰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産殺鄧晳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鋤所以别苗也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害禾穗恵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寛恵

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者五帝之鞭策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囹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

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

者覩鳥獸挂(音卦)罻(音尉)羅而喜也

孔融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淩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

道應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

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

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恵説(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恵説(音悅)爾行刑不樂(音洛)則是閔無行(去聲)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恵恵惡者不為仁(韓非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飢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徴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

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桀紂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治者勢亂也朱穆曰時敎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楊惲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字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勸學行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

人争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贍字則民争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恡音吝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非仁也財多也今之争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争讓則禮義生争則暴亂起扣門求水火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争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音逶）蛇（音迤）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去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

禮義矣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澹古贍

字不足通滀音畜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音扶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為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　今時雨澍音樹澤萬物也　澍時雨生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

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聲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飢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為水天文訓曰八尺之景脩經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亢倉子楚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矞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詩曰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民飢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

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横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

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飢寒之累鹽鐵何〈音注〉
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音注〉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音極〉得獲者少百

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一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音注）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

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顏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貰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遙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硜音坑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棄膏腴音于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通作價貴

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擾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卒徒作不中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去聲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是以王者務本

不作末去炫音縣燿音耀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槃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去聲)賓非為(去聲)主也炫(音縣)燿(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去聲)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通作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絶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絶國之君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

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去聲)之今乃玩好(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音縣)燿(音耀)之物陳夸(通作誇)之殆與周公待遠方殊

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没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顏師古曰炫燿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漢紀曰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

具餚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至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音亦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方之民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

夷之所多也騾音羅驢音閭馲音宅駞音跎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二音門戶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去聲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

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昐子者使

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劒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

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

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

高誘曰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

也范胎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閒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不能者雖隋和滿篋音怯無益於存亡隋和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去聲齊三君崔慶無道刼其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寳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寳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伯音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

也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音影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

雜事篇曰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

晉獻不寐

尊賢篇曰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賂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泰族訓曰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夫

音扶

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

陳琳曰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

故春秋曰山有

虎豹爲之不害也
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虫藜藿爲之不採鄭昌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
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邉境爲之不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
音避
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邉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昔狄人侵太王
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動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

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

匡人畏孔子

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馬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閭里以穹廬為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音杭)牧豎(音樹)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

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音扶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指武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患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撙辱不行大為天下戮

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詮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夫音扶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汜論曰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

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刼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氐棘人冉駹（音龙）嶲（音髓）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音扶）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

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音運讙音歡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

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絶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邉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音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音絮行役戍音絮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搔動也利則虎曳（音異）病則鳥折辟（音避）鋒銳而牧罷（音疲）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音疲）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允）社稷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主父偃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

父母也罷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罷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音遙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

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音絮邊郡者絶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去聲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户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聲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

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

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騍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吴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吴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園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

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鹽鐵論卷八

謹案卷七第四頁前六行秦穆公謂伯樂曰刊本

謂訛請據鴻烈解改

第四頁後一行在於沙丘刊本沙訛抄北而驪刊

本北訛特並據鴻烈解改

第六頁前四行獸窮則觸按韓詩外傳作獸窮則

齧

第十頁後四行以武斷於鄉曲刊本於訛至據漢

書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魚鱉不中殺刋本殺訛㲉據禮記改

第二十頁前四行聽馳言而幸得按註音移則馳疑當作訑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自阿房度渭水刋本自訛有據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遂以不升刋本以不訛不以據說苑改

第二十七頁前八行黙然久之刋本然訛黙據說苑改

第三十一頁前四行嚴青翟刋本翟訛瞿據漢書改

第三十四頁前五行寜成家居按寜成漢書作甯成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不知而辨慧慄給刋本慄訛懷八行適足以輔偽飾非刋本輔訛轉並據鴻

欽定四庫全書

烈解改

卷八第三頁前五行鄭駟遄殺鄧晳按左傳遄作

歂晳作析

第十五頁前六行麑衣而盩領刋本盩訛暨據韓

詩外傳改

第十六頁前七行屠人截馬之術刋本截訛戳據

漢書注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騾音羅驢音閭刋本羅訛蘆閭

訛爲今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齊宣王與魏惠王按宣王史記作威王

第十九頁後五行士之甚刊本甚訛其據春秋傳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爲甯武子臣于衛按是時衛已無甯氏且武子去孔子更遠也此史記之誤

第二十三頁前四行令氏棘人冉騅按棘人疑是

𤇾字此誤折為二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按漢書作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

第二十五頁前二行以為遠方絶域不收之民按漢書收作牧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其勢不權按漢書作其勢不相權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方　煒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鹽鐵論卷九 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百六十七子部

鹽鐵論卷九

漢 桓寬 撰

明 張之象 註

執務第三十九

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泰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

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音冥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去聲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徐幹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馬雖有逸足而

不開興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漢武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眘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川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召陵之會予上聲之為主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

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傳曰

子上聲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去聲積而成君子

雜篇曰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

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音冥蟘音特今文作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

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温良而和寛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若今則繇音遥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音冥螣音特今文作螣生而水旱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螣京房

易傳曰嬖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鬭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主術訓曰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而黑何若曰黶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

別白黑與人異夫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古作逢蒙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

然載施其行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强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音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

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畒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春秋曰初稅畒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畒者何履畒而稅也初稅畒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畒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畒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

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刺奢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

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襲貂狐之煗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音扶高堂邃音遂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廇音溜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音脊犢

音讀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音債與吏

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

糠粝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音卒

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音抗者不知負擔

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旃音氊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

舩音船登高絶流者之難也衣去聲輕暖被音披英裘處温室

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音向清風者之危寒也

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顦音憔顇音悴匹婦之悲

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椎上聲)楚之痛者也坐旃^(音氈)茵之上按圖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音問)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音絜)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公孫鞅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好^(去聲)惡^(音汚)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橐

大王好色内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音秋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音角酤關内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去聲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

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絶三方之難去聲撫從方國以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音怠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觧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盖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算車船以訾（音紫）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税商賈車船令出算也）贖罪告緡（音民）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音疲）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夫（音扶）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窴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

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闊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嬿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音疲）於籠臿（音叅）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音垂）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揚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音汙）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音扶）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音諫齊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

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

指武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若不恤人之急

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蟬)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内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乎

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

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匈奴創艾而天下稱武

夫音扶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公孫鞅曰有高世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敖於民故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

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

伐克復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内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澹古贍字民安樂音洛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

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而主之迹足以為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音挽輦而澹古贍字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音朔為蠻貊

所給(音急)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劒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音扶)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伸)長城反賂遺而尚踞敖(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一作必)怒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十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

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臺象廊玉床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魚國良御不困其馬以魚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

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秦攝利銜以御宇內執修箠椎上聲以笞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故有傾銜遺箠椎上聲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劒而取天下也司馬遷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弒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囏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撗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

五符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内鋤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横發乎不虞適戍强于五伯閭閻偪於戎狄嚮應𤸪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劒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夫音扶兩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

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軒轅戰涿(音卓)鹿殺兩曎(音驛)蚩(音癡)尤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攡誅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其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

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啬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甯曰昔者文王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去聲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强東滅朝鮮西定冉駹音尨南夷傳曰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顏師

古曰今䕫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音凝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去聲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歆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强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音疲極而主不恤國内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去聲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去聲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黄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

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擒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賈生曰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脩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也

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

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音掌)文然國翦弱不

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絶祀賴

先帝大恵絶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兾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顔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也　秦既并天下東絶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内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晉號萬乘（去聲）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强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萴之充腸也（廣雅曰附子一歲曰萴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强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强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强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音扶）禮讓為

國者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

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凌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

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音扶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脣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音慘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地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至郟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衛侵盗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冐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

今匈奴蠶食内侵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

城大圍匈奴單(音蟬)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音氊)裘之長(音掌)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作昆)耶(古本作邪)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之外罕被寇菑(音甾)於是下詔令減(音檢)戍(音絮)漕寬繇(音遙)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匈奴傳曰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户銅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去聲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蕭綺曰武王資聖智而剋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於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推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責於遼險之路琨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遊集林籞詭麗殊用之物鐫斲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

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者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音朔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

足以償其所失也李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絶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音零古本作離枝令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

燕襲音集走東胡辟音闢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
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
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
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
桓公遂北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
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
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
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
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
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
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
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
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

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蒙公為秦擊走匈奴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慴音疊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慴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為邊冦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

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夏為敵國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令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銓言訓曰夫為

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擧事以為人者衆助之擧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民思之者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兵略曰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

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故至於據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内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

孟子曰君不鄉音向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强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律書曰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匈奴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於是趙武靈王變俗胡服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王恢曰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上以為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音禮不

過以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音禮之功而見靡弊之效匈奴不為加俛音免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通作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

屯京師以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宫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内拒匈奴斷其右臂曳音異劍而走故募音慕人田畜以廣用長城以南濱塞音賽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傳曰元鼎三年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

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夫音扶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

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韓非子曰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鬭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

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擒）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杭）陳（音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

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音縲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皐未知所止皓皓古本浩浩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音集）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音敲）埆（音㲉）之地壯者死於祁（巨夷反）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極悖逆昔齊襄公復九

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師古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徼一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

間如甘水馬張騫傳曰張騫言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山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或曰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劉向曰貳師將軍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

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士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音機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聲可詳用無徒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

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夫音扶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妬如人有疾不治則寖音浸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聲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

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名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音瘴塞音賽

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說山訓曰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詩云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音標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

音質 蹻音腳而扶猛虎也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冥訓曰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别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

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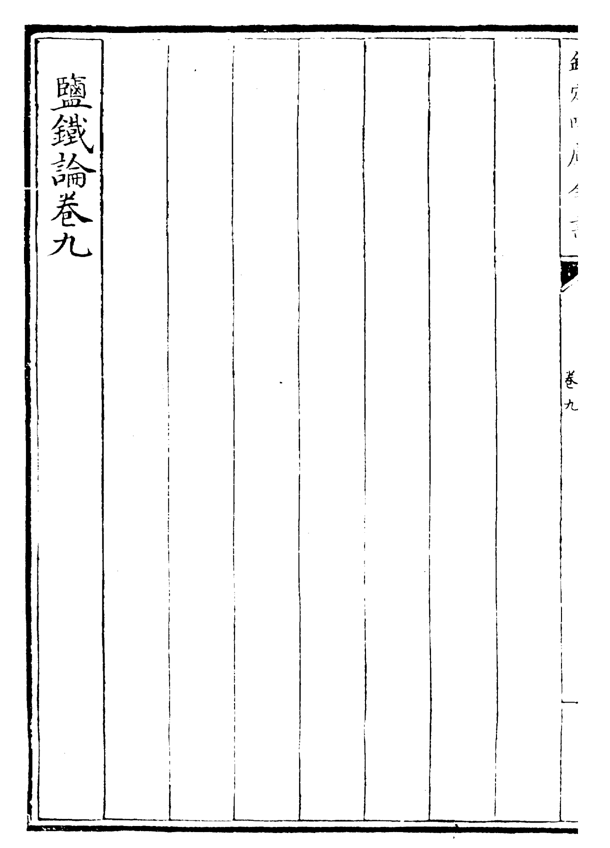
衆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馬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盖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音質蹻音脚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内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内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

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㸑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艾而張亦作艾如張也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泰族訓曰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代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弦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

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
利賞之不竊何寳之守也



鹽鐵論卷九